

# 大乘庄严经论，新加坡，2019年5月18-20日

## 第二年，第十部分（AI整理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yDjxoCIWLyQ>

讲师：

好，我们刚才那是对第六章——成就品——的一个大致概述。下一章是关于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绝对真理，还是什么。我们在讨论前几章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提到了很多这一章的内容。这一章当然讲的就是绝对真理。我想我们就先从这里开始，剩下的部分等下次有机会再继续。也许有人真的很想完整地学完《入菩萨行论》——真对不起，因为我的懒散、忙碌，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，这个学习已经拖拖拉拉好多年了。三年了，好吧。

还有一件事，这部论典也被很多学者视为唯识学派的重要论典之一。有时候我们称它为唯识学派，有时候叫瑜伽行派。我想这个学派在中国变得相当受推崇，大概是在唐朝吧，我不太确定。

我想……这只是我的猜测，因为我了解得不多。我觉得像玄奘这样的人物——对对，就是他，玄奘——也许推广了这个学派，或者说对这个非常辉煌的学派有所认可。西藏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，但这个学派在西藏的影响并不算太强。不知为何，中观应成派在西藏变得极为盛行。

当然，这其中是有论典依据的。顺便说一句，我现在用的是月称论师写的注释，叫做《入中论》，他在这里说到，这两个学派其实非常互补，这很有意思——因为按传统来说，这两个学派之间有很多争论。我说“争论”这个词，不是说那种世俗意义上的吵架，而是非常有益、非常丰富的那种论辩。在印度思想中，论辩是被高度珍视、极为推崇的。印度人向来喜欢争辩，我想，从出租车费到心性的本质，什么都可以辩。你知道吗，我总是开我印度朋友的玩笑——我理解他们，他们经历了太多外族入侵，那些外来的价值观和思想冲击……

但话说回来，印度出过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家，真的非常了不起。这个国家给了我们“零”的概念。零，是印度贡献给世界的。印度啊——在印度语言里，“零”这个字叫“Shunya”，就是空性！多有意思。印度还给了我们统治者……难以置信。当然还有佛陀，以及不二论。

我提到唯识学派，是因为这个学派非常值得深入探索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我知道藏传佛教徒可能非常门派主义……嗯，我猜这就是人性吧。很多时候你会听到藏族学者用一种“哦，唯识嘛，比较低一等”的语气来说话。但如果你客观地去研究，认真地去接触——我可能是错的，但就算从人口数量来看，我觉得唯识论师也远多于中观论师。几乎整个中国的佛教徒，还有日本的，你知道吗，日本甚至有唯识寺院。清水寺——你去过吗？那里太美了，你一定要去。当然现在已经变成旅游景点了，可惜——但那座寺庙叫清水寺。当你真正深入研究，现代唯识论师是极其精深的，极其精深。他们的论辩无比缜密。正是这些人真正告诉了我们：主体与客体是同时生起的，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而先于主体存

在的客体。这在今天来说也许不算太惊人，但要知道，我们说的是两千四百年前——那可了不起了。

唯识学派和中观学派当然会有所不同。比如中观学派特别喜欢用"二谛"来谈——就像我今天早上和昨天说的那样，因为我接受了非常扎实的中观哲学训练，结果我总是用中观的方式来表达。但唯识学派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细微之处，非常有意思，我正要说这一点。就在这一章的开头，他们谈到三自性——真的很好。为此，我要用唯识学派的经典比喻，也是《入中论》里用到的比喻。

假设你们面前这个房间的中央，有一根有条纹的绳子，光线又不太好。而你是个惊弓之鸟，曾经在蛇出没的地方被吓得半死——比如说在非洲某地，你刚从非洲回来，还在经历某种创伤。你走进这个房间，看到了那个东西……以为自己看到了蛇。那个投射就冒出来了："啊，有蛇！"这就是唯识学派所说的\*\*遍计所执性\*\*——轮回，世俗的世界。

然后有人把灯打开。蛇没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

与此同时，那根有条纹的绳子，从来就不曾是蛇，哪怕一刻也不曾是。所以那根绳子并不理解"终于不是蛇了"的那种解脱——它就只是一根有条纹的绳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你看，这就是唯识学派的分类方式，这就是他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。他们不用"二谛"来分析现象，而是用所谓"三自性"来分析内外一切现象。我刚才说到的最后那个——那根绳子从来没有被蛇所染污，因此它也不可能因为"终于不是蛇了"而得到什么解脱——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"它"，就是中观应成派所说的"胜义谛"。

在这里有一点你需要了解：当我们谈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谈某种从外部存在的胜义谛，永远都不是。尤其对唯识学派来说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心。

所以，非常切实地，这就是唯识学派对"心"的理解：有这样一个心，纯粹的觉知，简单的觉知。我说"简单的觉知"，意思是不被分别所染污的觉知——比如我在想咖啡，那是一个念头，那是一个心，但那就像那条蛇一样，是被染污的。我们谈的不是那个，我们谈的是一种纯粹的觉知，不被咖啡、比萨、铅笔、美丑，任何分别所染污，只是纯粹的觉知，是轮回与涅槃一切现象的基础。

当轮回的一切污染——二元对立的那种执取，轮回与涅槃、好与坏的一切——当这些全部瓦解……请不要把那种境界想象成某种呆滞的状态，或者像蔬菜一样无知无觉的状态。我们说的是不纠缠、不被占据、不被那个游戏套住。记得我们昨天谈到的那个"游戏"——比方说，就是说：你一直在玩那个游戏，但因为你觉知到这只是个游戏，你就不被游戏所困。你在玩，你享受。为什么你会玩呢？为了利益他人，也为了利益自己。

这个无污染的心，就是菩萨道所试图去完善的；或者换句话说，你是在试图觉醒到那个境界。

好，我想我们需要在这里暂停一下，因为有人要求传法。但我先让大家提三个问题，时间不多了，三个问题。

请。

早上好，仁波切。我有一个问题。关于空性的……昨天您提到对空性的"耐受性"，能否展开说说？

为了惹恼所有佛教徒，我要引用一下薄伽梵·室利·拉杰尼希的话。他说：佛教的"不"是非常特别的"不"，因为在佛教的"不"里，有一百万个"是"。我想那就是对空性的某种"耐受性"吧。

好，下一个。

提问者的问题和上一个有些相关。似乎在修加行——前行功课，比如数数、坚持修习——的时候，修行好像非常扎实、非常真实；而到了更高层的修法，比如大圆满，更像是一种平衡，它在那里，又不在于那里。如果我们修加行，我们是在建沙堡……

对，建在沙滩上，潮水来了更快冲掉。

是的，当然。

最后一个。

我想知道……如果我们想要帮助那些受抑郁困扰的人，学了这几天的内容，佛陀的方法是什么？昨天我听到您说的一句话觉得很有用，您说，当负面念头来的时候，不要跟它玩游戏，就忽视它。但还有没有其他方法？因为我接触的有些人情况已经相当严重，在服药，甚至有自杀倾向。

观察念头、观察情绪——这个方法很流行，而且算是一种风险较低、比较安全的方法，我们通常会用这个，确实很好。另外，节约高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呼吸，因为呼吸和情绪关系非常密切，而抑郁我猜是与情绪紧密相关的。如果呼吸太细微难以捕捉，那么正念四念处的第一个——观身，观察形体，观察你的身体，就是这个形体——据说非常非常有效。

不过我很担心现代人的耐心。禅宗的人真的在这方面很鼓励——禅师会说："好，去那里坐九年。"当然也许不用九年，但至少九分钟，就坐着，什么都不做。不许动，不许抓痒，不许打哈欠，当然也不许接电话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坐九分钟，这是你的功课。这样做的效果是，它强迫你回到这个身体里。因为抑郁和情绪化的人，他们总是跑出去——"如果只是……"、"早知道……"、"但是……"、"要是……"——跑得太远了。所以把他们拉回来。

方法有很多。观察感受，各种感受，包括最普通的身体感受——比如眨眼的时候，眼皮碰触的感觉，观察那个感觉。或者觉知到当下的现象：比如你现在戴着眼镜，眼镜一定有重量，你觉察到了吗？就这样观察眼镜的重量，衬衫的重量，围巾的重量，诸如此类。

好，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有个补充问题——好，师姐，能帮我念一下吗，她有一个写下来的问题。谢谢。

感谢您的开示，您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，您说的话很有分量。关于在身体上纹图案的问题，能否进

一步说明或给出更多指引？因为人们可能误解或曲解了您的意思，以为您开了绿灯去随意纹身。泰国是禁止纹身的。我的担心是，人们可能会在不适当的部位纹身，能否给出更多建议？谢谢。

我非常感谢你的关心，真的很好，是的是的。

好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想……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立场。其实我已经在这三天里很多次谈到这件事了。好，我觉得这只是我身为一个佛教徒的立场。我是个佛教"圣战者"——你可以这么叫我——我希望佛法兴盛，我希望佛法弘扬，我尤其希望年轻人来学佛，我希望他们来，因为这对他们有益，而不是说我们想要佛教徒人数越多越好。但你看看这些年轻人，他们正在受很多苦，他们在割伤自己，他们在抓自己，他们在上吊——就是这些。然后呢，年轻人去找佛教的僧尼，尤其是第一次去，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：你不能做这个，你不能做那个，你必须打坐，你必须剃头，你要这样，你要那样——把他们无聊死了。然后佛教就变成了一个老古董，而且还跟各种低级别的文化包袱纠缠在一起，比如儒家价值观啊、亚伯拉罕宗教的价值观啊，等等。

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。我已经惹了很多麻烦了——如果你去看看我的社交媒体上的反应就知道了，有很多佛教徒，真的很多，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说某些话。

好，有一件事，就是——大家越来越强调吃素，对此我百分之百支持，不只是从修行的角度，就算从健康的角度来说，吃肉也真的不明智，因为现在那些牛基本上都在吃塑料，太糟糕了。

但我是这么想的——外面有很多人，他们其实挺喜欢佛陀，也对佛法有一点兴趣，就是……你知道……做不到那么规矩。他们喜欢喝威士忌，喜欢吃饺子，诸如此类。如果我们一味强调"成为佛教徒的唯一方式就是吃素"，那十个人里你可能要错过九个——这是我担心的。所以，这完全是我作为一个佛教"圣战者"的个人立场。

好，回到纹身这个话题。我知道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这会惹到那些比较正统、行为端正的佛教界老前辈。但不管怎样，就算我不鼓励，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——如果年轻一代在偷偷摸摸地搞这些，没关系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因为说到底，我宁愿这个孩子心里在思考慈悲、智慧、波罗蜜多、非二元——纹不纹身，谁在乎呢？佛教徒自己做的事比这糟糕多了。作为佛教徒，我们大多数人在道德上都不是什么理想典范，大家都懂的。有很多事情佛教徒本来不应该做——如果你把文化道德和佛教硬搅在一起，那你不该打麻将、不该听什么奇怪的嘻哈说唱……再这样下去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，不会再有年轻人来了——这就是我的担忧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

这并不意味着我在修改佛教。你去看经典和论典，经论真正关心的是：你对空性了解多少、你对无常了解多少、你对情绪了解多少——它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政治正不正确。不管怎样，我很高兴你有这个关切。

但我特别想对在座的僧伽说——在座有很多承担着弘法角色的僧伽——我非常诚恳地请求各位，尤其是那些承担教学责任的，我觉得这非常重要。我昨天刚刚和一些新加坡年轻人谈过。我觉得，尤其是

藏传寺院的仁波切和喇嘛们，大家的训练都是在寺院环境中完成的，所以我们所懂的，就是寺院生活和书本知识。于是我们讲苦，只知道书上写的那种苦——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面向大众教学时，讲法的方式就好像在对僧尼讲法一样，这真的行不通，真的行不通。

比如，我跟一些同道说，好，有这个叫“四圣谛”的东西，对吧？从历史上来说，佛陀最先教的并不是苦谛本身，而是苦的因、以及如何断除，等等。但我想，也许我们真的需要改变策略——也许一开始根本就不要谈苦。年轻人不想听这些，他们想要快乐。那么当年轻人来了，你就说：好啊，你应该快乐，我甚至可以教你更快乐——他们就会来了。那你给他们什么？非二元。他们会懂的，因为年轻人其实很聪明。他们会说：哦，非二元——有，又没有……嗯，这挺好，这给了他们某种自信。然后他们会说：好，那我怎么才能得到这个？因为他们都想要快乐嘛。这时候你再把苦谛插进去，放在中间——他们就明白了，就这样。

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就要这样做——这也是今年聚会结尾要做的事，就是来重访这部经典文本，《摩耶》……不，不是经，是论，我想只是告诉大家这件事：

我觉得世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，而且变化很快。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坏的，也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。当然，这些变化大多数是为了减轻我们的苦，但这大概不会真的发生，因为苦的根源是二元心。如果我们的机器——我不知道科学家能不能找到方法来减少二元心——如果能，我会是第一个自愿当小白鼠的。但就目前来看，这多半不会发生。

所以，世界在变，我们作为佛教徒也需要做好准备，需要认真思考这件事。比如你去日本京都，据说大约有一万座寺院道场，其中最大的是大德寺，是非常大的禅宗寺院，但里面大概只有四十个僧人。在京都，我相信你知道，很多寺院正在廉价出售——真的很便宜，不过维护费极高，真的极高，而且很多是历史遗址，不能拆掉改建成咖啡馆或其他什么——好，我这次真的不是在砸自己招牌，但不管怎样。

虽然在京都有这么一家寺院酒吧，是某些禅寺开的，那里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，太美了，真的很有艺术感……而且我相信你也听说过，现在有僧人在经营禅宗酒吧——不是我说的那种鼠标的比喻——禅僧在调酒，诸如此类。像纹身的事情一样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日本佛教正在衰退，差不多——我的日本朋友听到这个可能会不高兴——但差不多快完了。如果我们这些佛陀的追随者，比如我自己，如果我们珍视佛陀的教法，我们需要让这件事存续下去，不是为了我们这代人——我已经被“洗脑”了，我相信，如果有人用枪指着我的头要我放弃佛法僧三宝，我会说：好好好，我放弃。但在心里，我不会。就是这样。

但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真的需要认真思考他们是怎么想的。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像我这样的大多数佛教领袖，我们未必做得很好，因为我们太固守一些古老的东西——不只是佛教，是古老的习俗、古老的儒家价值观，我也不知道，“做正确的事”这类价值观……尤其是藏族人，他们正忙着教新加坡人

如何成为藏族人。我告诉你：这辈子你们永远成不了藏族人，你可以装，但你不会真的变成。这就是藏族喇嘛在做的事——他们教你怎么讲藏语，教你用藏语念经等等，但很遗憾，你不会成为藏族人，这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可能。

但是，今生证悟——那是可能的！作为新加坡人、作为马来西亚人、作为印度尼西亚人——那是可能的！那和文化根本没有关系，对吧？

不管怎样，我们需要思考未来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多年来——真的，大概三四十年了——一直想为孩子们建立一套以佛法智慧为基础的课程，某种儿童学校与教育体系。这一直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项目之一。我是说，84000翻译项目是庞大的，像是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事业，但至少它有方向，我们做得还不错——其实不是我，是那些“奴隶”，我拿了所有的功劳，他们做了所有的事，我拿了所有的信誉，这是我的福报，我觉得……

无论如何，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，最终我闭上眼睛，真的投入了资源，终于在纽约建立了一个。大概有二十个孩子，顺便说一句，除了一个，其余全都不是佛教徒。但你们知道，佛教徒有这种奇怪的毛病——“我们会传递佛法的价值观，但不会打佛教的旗号”……甚至不说“打旗号”，就是对此有点不舒服。

你看，伊斯兰、基督教，他们直接说：这是伊斯兰学校，这是基督学校，这是犹太学校。但轮到佛教，我们只放智慧，却要把它是佛教这件事藏起来，不放佛像，不提佛陀……真是太懦弱了。

所以我一直都很坦诚，这就是一件佛教的事——当然，我们非常欢迎非佛教徒参与，绝对欢迎，但我们也不是要把人改变成佛教徒。佛教一直有这种潜力，可以惠益下一代，所以不管怎样，我一直在做这件事。

但现在更像是在建一所真正的实体学校。我快六十岁了，时间越来越少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忙着建寺院、建各种佛教相关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。

带着这个想法，我也开始创建一套课程，可以被引入学校——如果某些学校能接受我们的理念、方向和引导，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，那就把它融入他们的课程体系。因为某种因缘——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缘——我们在新加坡做实验，已经开展了相当多的工作……所以这件事正在进行。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些。

带着这一切，请各位——那些已经皈依佛法僧的人——如果你们想帮助佛法住世，除了崇拜这位叫佛陀的人，请多生孩子！因为佛教徒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。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大概每二十年，佛教徒人数下降一百万。基督教当然也在增长——在增长，伊斯兰教增长非常快。比如印度，大约再过二十年，印度的穆斯林——目前还是少数族裔，印度的穆斯林数量比巴基斯坦还多，但印度仍然算是一个印度教国家或世俗国家——但大约再过二三十年，范式将会改变。

我不是在作任何政治判断，但当人口结构改变，范式就会大变——比如你可能吃不到汉堡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穆斯林更多了，所以汉堡就少了。范式、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处境，会随着不同的族裔状况、不同的宗教状况而改变，等等等等。汉堡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不是说汉堡最重要，但你知道，生活会变。

所以我只是想给大家这些信息。那些希望佛法兴盛、对此好奇的人，请把问题轰炸给这些人，他们会……希望他们能在我结束之前回答。

你知道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送礼物给我，但拜托——你们能给我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记得佛陀、喜欢佛陀、敬仰佛陀。我甚至不要求你们念咒，不要求你们掏钱——就把一张佛陀的照片下载到手机上，对我来说就够了，真的，那就已经很好了，只是敬仰佛陀。如果你身边恰好有人愿意花时间陪你、愿意听你说话，就跟他们聊聊佛法——这才是你送给我最好的礼物。

话虽如此，你们很多人已经给了我礼物。我嘛，你知道，我一直在到处奔波，实在没办法随身扛着这些东西走，所以……我做了件很不厚道的事——很多礼物我会把它们卖掉，你们明白的。所得的款项将全部用于翻译佛陀的言教——84000。非常感谢。

代表大家，让我们携手同心，在84000网站上捐款，支持线上资源、这个基金会，以及其他一切的工作。

（以下为闭幕环节，现场主持人以中文发言致谢，自动字幕误转录严重，内容已无法还原。）

【音乐】